

心泉丁冬

错位时空

李欣卓

人声鼎沸的篮球场，清爽的夏夜，身着迷彩的热血少年。

落日的余温刚刚散去，晚间的天气很是舒适。球场边的杏树娑娑作响，时而会落下几颗金黄的熟杏。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斑驳的月光洒在地上，路灯边围绕飞舞着些许小虫。训练间休时分，同学们有的坐在球场边的台阶上休息，有的则直接席地而坐畅谈聊天。

我坐在地上，手托着下巴，聊天之余，借着路灯与月光，目光无意间落到旁边的方队中，一个美丽又飒爽的光影上。那个光影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坐在地上，与周围的同学分享着夏夜里美好的遐想。我不知道她在讲什么，只是看着她伸出手指向深蓝色的夜空，自己也随着她的手回头仰望远处的飞鸟、云朵，聆听微风拂过脸颊，感受这种轻松与辽阔。

由于疫情推迟的入学军训最终决定

在大一下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进行。回想一周前，我们此时正挑灯夜战，备战期末考试。教室里，走廊里，笔尖与纸的摩擦声、循环往复的背诵声，声声入耳。操场上，毕业生们手捧鲜花，拍毕业纪念照，告别大学四年的生活，与母校依依惜别。

如今的校园里，2019级学长学姐们身着学位服的身影渐渐远去，2022级一群身着迷彩服的热血少年出现在校园的各个角落，去完成那迟到将近一年的“大学第一课”。

在最火热的季节里，有最盛大的离别，也有最盛大的征途。花样的年华，多彩的青春，毕业季与军训来了一场错位时空的相遇。烈日下站军姿的我们，看着优秀的学长学姐们毕业离校，奔赴人海，内心已准备好去满怀激情地迎接这虽迟但到的“大学第一课”。而那些学长学姐们，在拉起行李箱走出校园前，

驻足于篮球场旁，看向不远处那抹绿色。或许，他们是想起了四年前那个初入大学懵懂的自己。

思绪回到操场上，集合的哨声吹响。提起军训，方队与拉歌的场面最是令人难忘，尤其是在夜晚。教官教导我们：“欲成威武之师，必成虎狼之气。”此起彼伏的响亮口号声，仿佛化作整个方队的利剑，誓要与旁边的方队一决高下。一句句富有节奏的拉歌词，自信不失尊敬，幽默不失严肃，按动了那个能使整个篮球场沸腾的按钮。

大学里的青春是什么？“大学”这个词本身会告诉你，它不只是焚膏继晷的奋斗，还是星空浩荡。它是军训时留下的汗水和坚毅的眼神，它是考试前刷过的题和背过的笔记，它是与志合者并肩奋战，是与博学者思想交融，是追晚风，过天涯……当然，这是大多数人的青春，而每个人也都有独属于他最特别

的部分。作为一名刚升入大二的学生，我尚未将大学的青春体悟完全。

人们都说，大学是从入学军训的“一二一”开始，到毕业拍照的“三二一”结束。显然我们2022级是个例外，但是我们有幸听到了“一二一”与“三二一”的合奏。在错位时空的相遇中，领悟到了独属于我们的青春与少年感。我想，三年后离开校园时，我一定会嘴角扬起，说：“这是一所青春的大学，里面饱含我大学的青春。”

军训已然过去，相信多年以后，仍不会忘记那句“欲成威武之师，必成虎狼之气”，不会忘记那些希望一辈子都用不到的军事知识，也不会忘记，那一段错位时空的相遇。

（作者系汽车工程学院2022级本科生）

愿一部分的你永不被雕琢

宋虹坤

时值九月，夏意消散，秋色渐浓。落日的碎片挂满屋檐，风的尾巴是垂柳弯弯，一两片黄叶随风不住的翻卷，几分心事涌上心头，喧闹间化作了人间烟火。

又是一年新生入学，我想九月应该是每个中国孩子都难忘的月份，成年前的每个巨大转折点都亦步亦趋的跟在九月后面。在人生阶段的不同九月里，我们逐渐地步入初中、高中、大学。无处可藏的凉凉秋风意味着过往的终结和新生活的开始。也许我们失落、不舍、遗憾，但每一份过往都在岁月摩挲中渐渐剥落，而每一份新生都是年少的期盼与梦想。不必翘首期盼，不必张皇无措，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答案。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山高路远，我们观世界，也是在见自己。

我们的生命在与世界交手时是一道波澜不惊的涟漪，在人生长河中缓缓地

散开，荡漾起时间的层层纹路。人的生命中总是需要这涟漪的痕迹，这层层荡开的纹路来证明存在的印记。它也许是手心的掌纹，也许是心中的沟壑。不管怎样，不可置否的是我们逐渐被打磨，被修饰，在时间中逐渐变了模样。

来路迢迢，前路迢迢，行路亦茫茫，希望你不要忘记本来的自己。

总有一部分的你不被雕琢，也许是书生意气，也许是赤子之心。这一部分的你让你与世界交手时仍坦然以对，鲜活着去拥抱温暖的阳、舒卷的云、柔情的月、炫亮的星。人们总喜欢给各种事物赋予各种功利性的意义，人们也常常与各种事物、各类人侃侃而谈，但是却极少与自己对话。在高速发展的时代细细地去凝视自己的心似乎变得非常奢侈。尽管生活是漫漫长路，但路途不一定要奔跑；也许生活是陡峭的山峰，但高山不一定要登顶。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的坚定与勇气。

不忘初心，保持一部分的你不被雕琢，也许诗和远方依旧模糊，但是所热爱的一切清晰可见。

这个世界太急，也太快，我们错过了路边的花开，错过了晚霞的惊鸿。一站一站，以平凡的印记勾勒前行的轨迹，于时光的岁月中相信扎根的力量。每一段孤影中的前行，激流中的成长，岁月中的惊鸿，最后都能给我们前行的路途中增添一些光亮，最后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那颗星星璀璨、纯真，正如不被雕琢的你。人生从不该畏惧大雨滂沱，纵使淋得一身湿透，那便也是人生的诗意。人生大抵亦是在失去中获得，那个穿过雨季走过阴霾的自己定会不远万里地与你见面。写一封信邮寄给未来的自己，告诉他，在风吹过枝繁叶茂林梢的晚上，云路过嘈杂布满的街角，我依然保持一部分的自己不被雕琢，踏踏实实地努力成长，拾起漫天的星光，送给未来的自己。前方的路虽然

漫长而孤独，我依然在此扎根，细细擦拭自己的心，怀揣着梦想，用脚丈量生活的尺度，用温柔的时光抵挡那些世俗与嘈杂。一切答案皆在时间里，我们该做的能做的便是等待，等到明媚的春、灿烂的夏、枫红的秋、岁暮的冬，你要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没有来不了的四季常青。再去淋一场月光，铺成前方十万八万里路。

永远让人心动的是氤氲在温暖里的平凡，你就站在那里，逆着光倔强着。春风将你吻遍，带着你的脉搏奔赴下一场比赛，你动情的双眼里是只忠于自己的绚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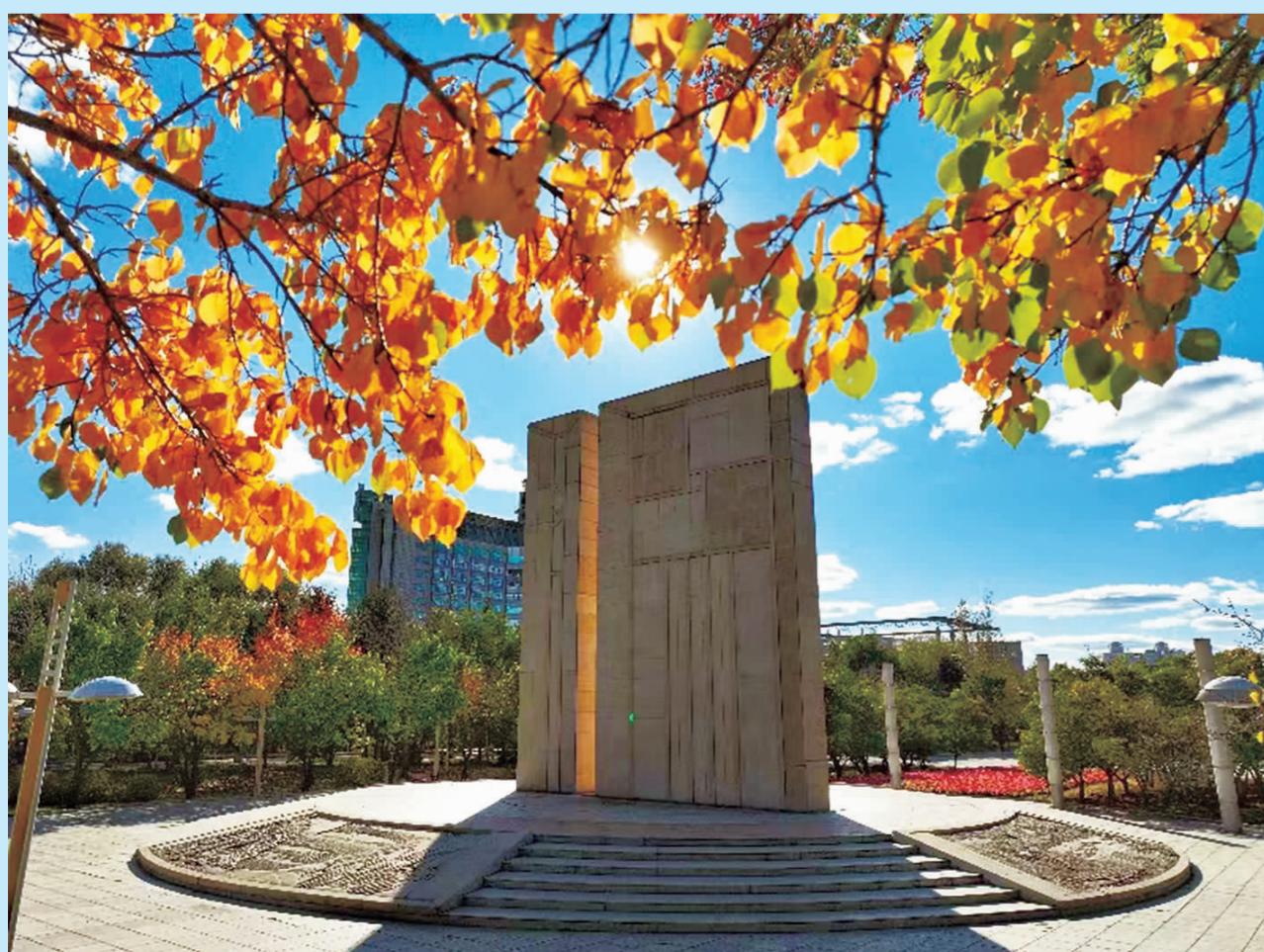
愿你满身尘埃里，有一部分永不被雕琢。

愿你满身行囊里，有一部分永不消弭。

（作者系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级本科生）

岳华林

第813期 刊头题字 丛文俊
刊头摄影 方卫东



千秋诗叙

张佳玉

打小就爱听爷爷口中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夏夜的晚风中有闪烁的群星和让人倍感酣畅淋漓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远至三国争霸，近至带有地域特色的家长里短，在蒲扇带出来的浅浅风声下，倾听的快感如一股急速的水流漫过故事的边界，我仿佛在这个老房子之外拥有了别样的人生。

注满了故事的童年让我对下一个开头保持着持久的热情，也逐渐在语文课上学着将凌乱的钢笔字迹拼凑成一段自认为优美的句子，再磕磕绊绊地去写下第一篇章名独一无二的故事。

或是邂逅一次杏花在北风的鼓动下炸裂，花瓣拔高、下降、颤抖又归于寂静，或是醉心于蹬着自行车穿越大街小巷时耳旁的猎猎风声，我们那些难以启齿又如鲠在喉、备受压抑而走投无路的细节、感受和情绪，在一片沉默的喧哗中，总让人想起笔记录点什么。

这是一个人人创作的时代，电子媒介成为了我们新的空白纸面，键盘是新时代的圆珠笔，顺滑流畅地输出每个人的奇思妙想。但正如本雅明所说：“机械复制艺术取代传统艺术最大的部分表现在‘灵韵’和膜拜价值的丧失。”

“灵韵”产生于艺术家创造艺术的时刻，包括当时的气氛、情绪等等，但艺术作品一旦被复制就不会受这种气氛与情绪因素的影响，因而只剩下艺术形象的空壳失去“灵韵”。

又是一年秋风从北向南吹，在八月下旬赴往北国的时候，我与吉大的早秋撞了个满怀，一身闷热于凉爽清晨中骤散。白杨们照旧揽梳微风，或是轻轻散落几朵流云。树影下却忽然奔过走来一二穿着军训服的“小绿人儿”，他们笑着闹着往操场去，明亮的眼眸里尽是青春朝气。我的记忆也不禁随着那闪闪发光飘回了与吉大相遇的第一段时光。

许多微小的感触都会因为年轮的转动而消磨掉，然而其中也有一些成为烙印在年轮上的花纹，时间愈久反而愈发清晰。提起相遇我总是能第一时间再次感受到两年前的那份欣喜与好奇——自高考结束后期待了一整个暑假的心脏在踏入校园东门的那一刻被瞬间填满。但毕竟是独自一人初次从南方跨越几千公里来到完全陌生的北方求学，最初的欢喜过后，各种不适应的症状席卷而来。我开始想念家乡并对未来生活感到迷茫不已。军训场地恰在此时敞开大门，招呼着刚穿上新绿服装的“小绿人儿”们积极操练。

生活从军训的第一天就加足马力狂奔着，早训在洗漱间早晨六点哗啦的水流声中匆匆赶来。“别忘了帽子”“我的腰带在哪儿”“还有十五分钟集合”……初相识的大家相互提醒着催促着，太阳睁开眼睛之前训练队伍早已排列整齐。如果说早训是急急忙忙，那么午训就是猝不及防；强度颇大的早训和当代青年晚睡的“好习惯”打出了一套威力强大的组合拳。在午睡闹铃声下，多的每一分钟对枕头与床铺的贪恋都将成为在“小绿人潮”中乘风破浪赶往训练场地的荆棘。在速度的刺激下，每个人都发挥出惊人的实力——在集合哨声响起之前，立正站好，深藏功与名。晚训虽然名字里带了个“训”，但更像是各个连各自的小团体，大家围坐一圈，教官教我们拉歌，也让想要表演的同学在圆圈中间表演。我们唱了什么歌已然是记不清了，但和大家一起大声唱歌的感觉却是怎样也忘不掉的。一首颇为壮阔的歌由每一声歇斯底里的唱腔集结而成，每个人都闭着眼睛，努力让声带震动到最大频率，哪怕因为呼吸不及而脸通红。尽管个人声小却都竭尽全力，于是每一个人的声音也都壮阔起来！唱完后是倾尽全力的酣畅淋漓，也是与落日红霞齐飞的豪气干云！

军训的日子是一口不讲道理的大锅，把刚步入大学生活的我们的情绪全都不分青红皂白煮在一起，教官们与学员们用大火烘烤，最后熬成正确面对大学生活的平和心态与坚定勇气，足够我们受益一生。它鞭策时间快速奔跑，监督同学们快速熟悉，教育我们快速适应，而后以一贯雷厉风行的做法又向前奔去，去迎接一届又一届的新的“小绿人儿”，也留给每一届大一新生独属于它的印记。

雀儿从香樟树间跃过，也将我的思绪带回。远远听见树荫掩映下一阵又一阵雄浑响亮的口号声。白杨们仍然在风中轻轻摇曳，像是招呼着我开启与老友第三年的相知相伴。我知道，今夜空中，会有属于他们的星星，而星光下，那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少年会在歌唱中慢慢打开心扉，也会在歌唱中正式拥抱属于他们的大学时光。

（作者系法学院2021级本科生）

形的大手，暗暗操纵着笔下千秋。

我们在天色暗淡的时候坐在桌前，在格纸或是word文档中写下一个个方块字符，驱动创作者的或许包含了洋洋和蒙蒙这种物质力量，但真正能撬动人灵魂柔软之处的，似乎只能是情感。受制于一台游戏机的诱惑是暂时的，人与人之间的复杂联系和化学反应才是创作的合格驱动力。

或许笔下阐述的道理不如哲学家洞幽烛远，描绘的画面不如彩电屏幕清晰生动，但文字所展现的异世界最能让读者感受到生活中的流动不息和繁荣深沉。创作者的情感输出如严严实实的针脚，用缜密又让人难以察觉的姿态，对读者进行“随风潜入夜”的潜移默化。

在个人独特而自在的创作和呈现背后，在不断挖掘日常生活的同时，我们得以反复遭遇那个不为人知的自己的过去，遭遇虽然生活其中但仍旧陌生的时空节点，进而一遍遍认识到人生的荒诞而心有释然。

当“此刻”被铺展开来，往前走有五千年历史璀璨星河，往后走有赛博时代未来科幻，人对世界的感知被搅动、刺激起来如一滴树上悬挂的水珠投入湖面引起的阵阵涟漪。而此时泛滥着的，是奔涌的灵感和旺盛的表达欲，故事的时空也因此楚天阔而大江流。

千秋待叙，执笔万言。

（作者系新闻传播学院2022级本科生）